

假如加入當然絕對不會有損於它的不侵略的誠意(?)。

更明白的說，按照目前法蘇間和蘇捷間所訂立互助公約

的內容看來，互助公約是決計不會使參加的國家。原來

並無侵略野心，一變而爲積極的侵略者的。

甲· 照你這麼說來，法蘇互助公約並不帶有同盟的性質，而

德國倒是最最具有侵略野心的帝國主義國家了。

乙· 那是千真萬確的。德帝國主義者，唯其因爲它是最最具

有侵略的野心，唯其因爲它是有可能發動戰爭，所以

那種積極防止戰爭，積極維持和平的互助公約，它是死

也不願參加的。反之，赫然具有政守同盟性的德波祕密

協定，倒是德帝國主義者自動手創的。同時，最近希特

勒不是說過這樣一句話的：「德國重行回復殖民地制度

的要求，定可獲得各國之承認，蓋文明國家均須有殖民

地，德國自亦然也應享受平等待遇也」。德國企圖重行

分割世界殖民地的雄心，從此可想而知。德國之所以提

出情願參加互不侵犯公約，不過是它一面企圖破壞法蘇

互助公約的訂立。一面藉以掩飾其侵略的野心罷了。

甲· 那末法蘇互助公約是否就能遏制住德國的此種野心，是

否就能保證世界和平而使大戰不至爆發呢？

乙· 那末另外一個問題。因爲當我們要考慮那問題的時候，

除開訂立互助公約本身的力量而外，企圖破壞和平者的

力量，以及其他帝國主義者對於這兩方面的態度等都是

應當同時顧到的。不過，無論如何，法蘇互助公約之多

少具有防止戰爭保障和平的力量，法蘇互助公約之絕對

不是促發戰爭的東西，那是毫無疑義的了。

從朱卓文案談到軍閥與流氓

鉄錐

有一本有名的歷史著作，名叫拿破崙第三政變記，裏面刻畫着『蓋世英雄』拿破崙底外甥拿破崙第三，如何由卑鄙醜惡的流氓一變而爲法帝國的無上君主。另外還有一篇著名的諷刺小說，名叫伊脫拉共和國，描寫一個狡猾的流氓科斯塔，如何取得伊脫拉國的首相的高貴職位，形式雖是象徵的，但的確是觸及歷史事實的核心。這是事實；所謂官僚政客軍閥這類大人物，實際上往往就是流氓惡棍的變形或其擴大，他們是同樣卑鄙，醜惡，下殘，無恥……

現在我要用新近發生者於我們中國的當前事實來證明他們底一脈相承和互通聲氣。

在最近上海各報上，我們看到廣東中山縣前建設局長朱卓文及其黨徒被捕和槍決的新聞；至於此中底細，各報不曾明白指出，因爲這是牠們底後台老板所不容許的，現在且讓我們來暢談一下吧！

朱卓文在華南在廣州，是當地的霸主，是地痞流氓的太上老君，利用着他手下成千萬的蝦兵蟹將，橫行一世，無所不爲：敲詐，販土，保鏢等等。廣東首腦軍閥陳濟棠這次所以要置他於死地，一說係過去的閩變份子因爲當時不曾得到陳濟棠的扶翼，現在勾結朱卓文底『下層勢力』來作倒陳運動，而朱本人亦同意此種『偉大工作』。此說不大可靠，因爲所謂閩變份子已成強弩之末，不見得會引起投機流氓朱卓文底垂青。還有一說則十分可信，就是最近調動大軍深入雲南貴州，殘殺西進的紅軍的蔣介石，

很想趁機兼併華南廣東的地盤，因此積極聯絡他們底瓜牙地痞流氓朱卓文來醞釀倒陳的工作。但是事機洩漏了，朱卓文爲陳濟棠所殺。

關於後一說，我們再提出一個補充。血壓的高低隨着蔣汪南京政府勢力之消長而激變的胡漢民，在上海流氓層中亦有他底心腹，據說此次「蔣朱合作倒陳」的天機就是由於他們告密而洩漏威；據說他早已密派他前所豢養的爪牙，將胡漢民駐滬心腹的首腦抓到南京去了，軍閥，官僚，流氓是這樣錯綜地勾結着對立着！

還有一套把戲是更具體地來說明此種卑鄙的勾結，新任古巴大使張惠長亦是蔣的半隻狗，他最近會利用朱卓文底社會關係，僱用摩登舞女，在廣州遍設跳舞廳，用舞女來迷惑軍閥陳濟棠部下的航空人員，作爲「倒陳的工作」之又一方式，所以據說此次陳濟棠所拘捕的，其中有許多紅嘴脣大屁股的妖精！

總結起來，從這次朱卓文案看來，我們可以明白；統治階級爲了搶奪地盤是如何的矛盾，甯粵的對立是如何顯明。同時我們又可明白；軍閥，官僚，流氓在現中國是如何地打成一片，他們是如何無恥地交相利用着，轉化着！賣國的軍閥巨魁底有淫威，一方是由帝國主義，買辦資產階級和封建地主支持着，一方也是由這類臭氣通天的流氓勢力掩護着。所謂××政府就是這樣卑鄙下殘，醜惡無恥的一種交織物。

「讀書運動」

不久以前「讀書運動」鬧得熱烘烘：書店裏大廉價；報紙上

出專刊；名流們作廣播演說。原來統治階級及其御用學者，要青年去「讀書救國」。

「讀書運動」，這名詞多麼輝煌！不過，朋友們，不要光看口號呀，我們要注意它的貨色。「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讀書是獲得理論的一法，我們爲獲得行動的指針，當然要讀正確的書籍，接受前人的經驗！——但是現在這班提倡「讀書運動」的人呢？他們是要把那些舊古董，毒藥，加以二十世紀的紛飾，包上糖衣裝到青年頭腦裏去！更想使青年離開社會的實踐，回到書齋裏做木石偶像！

一提到讀書，便有兩個重要的問題：（一）讀什麼書？（二）怎樣讀書？關於「讀什麼書」，他們沒有舉出來；「怎樣讀呢？」名流們只說了點個人的經驗。還是自命爲「實驗主義的哲學家」的葉青先生來得直，他主張「青年現在應該讀哲學」，他主張「讀書的方法是苦苦的思索」。——這真是一個寶貝！固然，哲學是一切學問的基礎，但是哲學要是離開社會的實踐，就會成爲玄學，淪爲神學鬼的俘虜。葉青先生的妙，還是妙在「苦苦的思索」上：這不是葉青要把青年從「社會實踐」上拉到書齋裏嗎？這已經夠了。統治階級及其奴才們，是在扛着「讀書運動」的幌子，實行其文化上的反動的「幽因政策」。他們是在「掛羊頭賣狗肉」，要青年從社會鬥爭裏退出來，鑽進故紙堆去，他們穿着二十世紀的外衣，想逆轉歷史的輪軸。

真正的「讀書運動」，是應該和「社會性的實踐」打成一片。讀書不是爲享樂，不是「爲讀書而讀書」，而是「僞實踐而讀書」。也只有「實踐」，可以去印證書本上的知識，正確書本上的知識！最好的，最有效的讀書方法，是和實踐連繫起來，投身